

看北京人艺的戏,半个多世纪了。自己也从上一世纪50年代末的毛头小伙子,变成了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新世纪过去了12个年头,连从小就看人艺演出的女儿,都已经人到中年了!

正是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我们不断接受着人生的和艺术的教育。我们一向把北京人艺的舞台当做自己的课堂,几代艺术家,都应当是我们的老师;虽少长有别,其闻道也,先乎吾,吾从而师之。正是由于他们的奉献与创造,北京人艺走过了艰苦卓绝,同时又是辉煌的、胜利的60年,赢得了举世公认的国家级戏剧艺术殿堂的荣誉。所以,我们衷心地感谢他们,像所有从他们的创造中获得满足和启迪的观众一样。

戏剧史上,曾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的名言。其实,在我们的心目中,北京人艺也是“说不尽的”。60年辛勤攀登,60年风雨沧桑,无论从哪一点切入,都有做不完的大文章。然而,我们最想说的,还是:大写的人,大写的人。

人民,作为标识,像延安的宝塔山,像北京的天安门,像南京的紫金山,像西安的大雁塔一样,镶嵌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最耀眼的位置,当然是大写的。在人艺艺术家的心里,在万千观众的心里,都永远是大写的。

北京人艺从成立之日起,就是党领导之下的一块戏剧艺术的园地,在党中央和北京市委的直接关怀下,一直把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作为自己坚守不渝的方向。最初策划北京人艺建立的后来被尊称“四大巨头”之一的赵起扬,就是专门做党的工作的。这是一位口碑甚好的懂艺术、爱艺术、爱艺术家、爱艺术家的党的贴心的领导者。正是他,与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等泰斗级的大师们一起携手开拓,知人善任,敢于担当,奠定了北京人艺的艺术传统和方向。在这已经传承了60年、传承了一个花甲轮回的传统和方向中,人民始终是大写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今后仍将如此。

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惊惧愁,他们的疾苦与希冀,永远是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从事创造的沃土和获得灵感的源泉。从剧作家,到导演、到演员、到舞美工作者,到配乐、道具、化装、灯光等全体演职人员。60年来,大家自觉坚守的正是这一点。北京人艺艺术之所以常青,原因就在这里。“人生大舞台,舞台小人生”。北京人艺的舞台始终与人民血脉相通,艺术家们的心,无时无刻不系念着国运民瘼。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人们看到的是自己命运的真实呈现,得到的是人生的启迪、智慧和力量,他们当然会把人艺的艺术家看做自己的知音、知心、代言人,当然会热爱他们。所以,人艺的舞台并不小。

《龙须沟》是北京人艺的开基之作,剧作家老舍写的是北京下层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表现的是他们新旧社会两重天的生活对比。老舍是熟悉这个题材,熟悉他笔下人物的命运的。为了演好这个戏,在导演焦菊隐的指导下,演员们认真地深入生活,写深入生活的日记,写人物的传记。排演更是认真的,演出引起了轰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个戏的成功,是北京人艺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艺术风格的开山之作,是北京人艺演剧派扬帆远航的启锚点。包括这个学派最重要的代表和奠基者焦菊隐在内的艺术家,正是从这里走向他们各自艺术人生的辉煌,并锲而不舍地朝着话剧艺术的世纪巅峰攀登。在这出戏里,人民当然是大写的。

仍然是由老舍编剧的《茶馆》,在更宽广的文化视野和政治历史背景下,深刻地令人战栗地展示了清末民初直到解放前夕几十年的以王利发茶馆为中心的各色人等的命运,特别是下层民众的悲剧命运。国运偃蹇,生灵涂炭,民不聊生,那个时代不配,也不可能有更好的命运。戏剧在三个老头撒纸钱凄绝人寰的低沉的吆喝声中,在王利发走向生命终点的自我了断中,落下了大幕,为那个黑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唱了挽歌。《茶馆》以其巨大的思想容量和文化历史底蕴,以其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成熟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攀上了上一世纪中国话剧艺术的峰巅,也是上一世纪人类戏剧艺术的最高成就之一、重要经典之一。有了这出戏,北京人艺演剧学派,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当之无愧的国际戏剧舞台上的风格流派。在这出悲剧的经典之作里,人民依然是大写的。

经过10年的“文革”浩劫,北京人艺以《丹心谱》而重新亮相于首都和全国的话剧艺术舞台。这部由苏叔阳编剧,由梅阡执导,郑榕、于是之等主演的作品,因为吹响了整个文艺界现实主义回归的号角,反映了人民群众在“文革”中,特别是“四五”运动遭到镇压后山积的愤懑情绪,还有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而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导演梅阡是北京人艺现实主义风格的支柱性人物之一,他要求演员一踏上舞台,就要把生活带进来。什么生活?人物生存于其中的、真实的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这出戏的主人公方凌轩、丁文中等都是知识分子、医生,他们是人民群众中专司思考的部分。敏锐的观众,正是从人艺舞台上那嘹亮的号角之中,听出了人民的心声,听出了一个新的大时代到来的脚步声。

由刘锦云编剧,刁光覃、林兆华执导,林连昆主演的《狗儿爷涅槃》,是新时期北京人艺舞台上一出带有标志性的剧作。它的基本精神和艺术风格取向,仍然是现实主义的,然而为了凸显人物内心复杂、矛盾的层面,不仅吸收了中国传统艺术中写意的成分,而且大胆融入西方现代戏剧的表现手法。它是整个文艺领域文化寻根、文化反思在戏剧舞台上的先导性成功之作,形成我们称之为世纪文化反思大潮的先河。这出戏通过对狗儿爷个人命运的反思,在文化心理层面上展示了广大农民几十年间的历史命运,剖析了这一命运深刻的悲剧性。在这个戏



在这已经传承了60年、传承了一个花甲轮回的传统和方向中,人民始终是大写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今后仍将如此。

■关注

大写的人民 大写的人

□何西来 丛小荷

里,人民(农民)依然是大写的。然而在扩展了的文化视野里,艺术家们不再把曾是贫农的狗儿爷和地主分子祁永年看做绝对对立的两极,而是以祁家大门楼在狗儿爷心目中所形成的隐秘然而根深蒂固的象征性情结,看出了两个人物在人性层面上的相通。从对人物单一的阶级典型的把握,进入人性深层的开掘和把握,至少从艺术上,这已经是人的大写了。从文化反思的角度看,《狗儿爷涅槃》与徐晓钟导演的《桑树坪纪事》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带有悲剧性,但《狗》剧更深邃些。

进入新世纪,北京人艺把陈忠实的《白鹿原》成功地搬上了话剧舞台。作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面世,要晚于《狗儿爷涅槃》和《桑树坪纪事》。《白鹿原》可以代表上一世纪我国长篇小说所达到的最高成就。它从根本上颠覆了以往居于主导地位的唯阶级斗争的叙事模式和极端的政治叙事模式,把前后绵延半个世纪的白鹿原上所发生的人物命运的沧桑变迁,还原到大的文化历史框架中加以展示。《白鹿原》从其面世之日起,就充满了激烈的争议。然而,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北京人艺的话剧《白鹿原》,经过孟冰的编剧,林兆华的导演,濮存昕、宋丹丹

等的演绎,用的是古老的关中方言,又引入了古老的老腔音乐和秦腔伴唱等元素,更加强化了原作的传统文化要素和厚重的悲剧感和历史感。《白鹿原》是世纪文化反思在文艺领域的经典名作。正是在对白嘉轩、鹿三、鹿子霖、黑娃、小娥命运的呈现、反思和拷问中,在对人性的剖析中,才真正从思想的层面上有了大写的人。

对于北京人艺来说,大写的人民和大写的人,是互相联系并且互为表里的。大写的人民,不仅表现在题材的选取上、普通民众形象的塑造上,而且表现在对观众的尊重上。因为人民服务,在剧场,就只能具体化为观众服务。没有观众,观众不买账,不欢迎,你这个剧院根本就无法生存,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呢?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不是简单地把观众放在看戏的位置,当做戏剧创作的旁观者对待的。在他们眼里,观众既然是他们创造成果的欣赏者和价值论定者,更是创作过程的参与者、互动者。按焦菊隐的戏剧创作理论,他从一开始就把观众的创造包括在内,因此他要求演员的表演要让坐在最后一排的观众,看得见听得清。

在周恩来总理和北京市彭真市长的亲切关怀下,1952年6月12日,新中国第一个专业话剧团体——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诞生了。

那是1952年夏季中普通的一天,然而对于北京人艺来说却是意义重大的,是要载入史册的一天。

东城区史家胡同56号大院,这里是一个有30多间平房的院落。据说,这里原来是一位民国时期铁路局长的府邸。大门(后门)坐南朝北,一走进院子就可以看到一棵粗壮高大、枝繁叶茂的核桃树,已经密密麻麻的开始结果了。在院子的两侧又生长了两棵令人赏心悦目的芙蓉树,微风吹来,花叶绽放,清香扑鼻。

院长办公室设在向左拐的一个东跨院里,三间向阳的高大北房——一明两暗,房子里有一大两小的三张沙发,此刻上边坐着四个人,一位矮个儿,三位高个儿。他们是谁呢?矮个儿戴着金丝眼镜的是院长曹禺,只有42岁;三位高个儿是46岁的副院长焦菊隐、38岁的副院长欧阳山尊和只有34岁的副院长兼党总支书记赵起扬。最有意思的是,他们之间在年龄上是以4岁递增的:焦菊隐大曹禺4岁,曹禺大欧阳山尊4岁,欧阳山尊大赵起扬4岁。

这四个人,就是后来被称作北京人艺“四大巨头”的领导班子。此刻,他们正在兴致勃勃地进行谈话,议题就是:要把人艺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剧院?

谈话进行得既热烈又紧张,既宽松又活泼,整整一个星期里,每天要谈上三四个小时,有时干脆就谈上一天,加在一起他们共谈了42个小时之久,几乎到了一种神情专注、难以解难分的程度。他们每天泡上一杯好茶,点上一支香烟,欧阳山尊吸的是大烟斗烟丝,焦菊隐和赵起扬都吸的是香烟,只有曹禺是刚刚把香烟戒掉,但他还总时不时地拿起焦菊隐或赵起扬的香烟来,放在自己的鼻子下边

■艺海勾沉

北京人艺的诞生日

□梁秉堃

闻一闻,过上一把精神上的“烟瘾”。

“四大巨头”深感全院有几百只眼睛盯着这里,每一个人肩膀上的担子都是沉甸甸的。

“四大巨头”过去都是长期干戏剧工作的人,有的在国统区,有的在解放区。曹禺1933年,时年23岁,就有处女作《雷雨》问世,这部作品奠定了他在现代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也迎来了中国现代戏剧的一个新天地。后来,他又连续写出了《日出》《原野》《北京人》和《家》等一系列优秀剧作,并且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名作《罗密欧与朱丽叶》。焦菊隐从青年时代就从事进步文学、戏剧活动。1930年他创办北平中华戏曲学校,任校长,致力于我国戏曲艺术和教学的改革。1935年至1937年他留学法国和比利时,曾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上世纪40年代初他曾任教于中国戏剧专科学校。1947年他在北平创办了北平艺术馆任馆长,欧阳山尊是中国话剧创始人欧阳予倩之子,从学生时代起就参加进步戏剧活动。1932年他开始参加“左联”领导下的演剧运动。抗日战争以后,他加入了上海救亡演剧队,赴山西前线参加八路军,次年到达延安,并先后任“抗大”总校文工团副团长、“战斗剧社”社长。1942年他参加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赵起扬从上世纪30年代中期就致力于革命的音乐戏剧活动,并在延安鲁艺工作团当过研究生,在《白毛女》首演的时候就成功地扮演过赵大娘。他是北京人艺的创建者和组织者之一,在工作中知人善任、沉着稳健,果敢决断,善于总结和掌握戏剧艺术创作的规律并具有卓越的组

织才能。

赵起扬事后在对这次重要会议的回忆中这样说:“我们这几个人,过去都干过戏,可是,谁也没办过正规的专业话剧剧院,现在,繁重的任务摆在面前,就不能不认真地想想究竟应该怎么办。”他们在一起满怀激情又冷静思索,海阔天空又深入探讨,最后,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的目光集中投向了莫斯科艺术剧院,认为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艺术上有严格要求的剧院,是一个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和理论体系的剧院,是一个艺术水平很高且已享誉世界的剧院,因此,应该毫不犹豫地把北京人艺建设成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的著名剧院。

就是如此,“四大巨头”在建院还没有几天的时候,就已经为北京人艺勾画出一张宏伟壮观的蓝图,准备带领大家稳扎稳打地起步前行了。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北京人艺正式开锣演戏了。而且是用四出小戏——《夫妻之间》《赵小兰》《喜事》和《麦收之前》作为首演,在东单大华电影院(当时人艺没有自己的话剧场)登台的。如今,弹指一挥间,60个春夏秋冬过去了。如果要问剧院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呢?那就请听听老院长曹禺的一席话吧——

“北京人艺的一些成果,都是在反反复复与困难、与矛盾、与复杂事物的斗争中取得的。理想的追求、韧性的战斗、整体与局部、集体与个人的协调,使每个成员逐渐成熟。有人愿意把北京人艺比做自己的家,或者‘鞠我育

我的地方。

一个戏的演出是一场艰苦、复杂的创造劳动。要最大限度地使用我们的脑力与体力,使用我们的思维与情感。舞台艺术家们饱尝辛酸的滋味,要体验各种人物的生活;要尽量吸收一切好的文化,提高修养;要经历日以继夜的各种训练;要运用自己的观察、想象;还要有一点特殊的秉赋。此外,导演、演员与其他舞台艺术家的成功,都要承袭前人的成就,继续丰富它,革新它,才能攻破前人的窠臼,创作出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长期的曲折过程。千百次探寻,千百次琢磨,才找到了自己的创造道路。才使我们似乎望见了戏剧艺术的‘自由王国’。”

一场惊心动魄的成功演出,是从苦恼到苦恼,经由地狱一般的折磨,才出现的。据说进天堂是美德的报偿。天堂是永远的和谐与宁静。然而戏剧的‘天堂’却比传说的天堂更高,更幸福。它永不宁静,它是滔滔的海浪,是熊熊的火焰,是不停地孕育万物的土地,是乱云堆起,变化莫测的天空。只有看见了万相人生的苦与乐的人,才能在舞台上,得到千变万化的永生。

陆机的《文赋》说过这样一句话:‘观古今之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用我们舞台的观点说,大意是:刹那间,把古往今来的故事演遍;刹那间,把四面八方的风物说全。)人生百年,演员和舞台艺术家们却把千种人物、万种姿态,传奇的、现实的生活与心情参透。他们占尽无限风光,全心全意交与人间,留给人们享受和思索。难道他们不是天堂的神仙?难道他们不是童话中的魔王吗?”

最后,也许借用唐朝书法家孙过庭《书谱》中的一席话来结束更为妥当了,那就是——

“初望殿堂,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往复追寻,渐悟妙境。思虑通审,态气和平。风规自远,才见天心。求艺无垠,可胜言哉。”

沈铁梅赴美排演《凤仪亭》

川剧表演艺术家沈铁梅应纽约林肯艺术中心邀请,于近日赴美排练新歌剧《凤仪亭》,她在剧中饰演女主角貂蝉。国家文化部对此次演出非常重视,希望通过此次演出,再一次向世界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国戏曲文化,让新歌剧《凤仪亭》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经典之作。

《凤仪亭》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家郭文景根据川剧《凤仪亭》创作的歌剧,是世界上首部尝试不用歌剧演员而只用中国戏曲演员的歌剧。2004年,该剧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首演,原汁原味的川剧高腔加上新颖独特、个性鲜明、充满戏曲韵味的前卫音乐,使该剧一经演出便获得巨大成功,引起了欧洲观众的强烈反响。剧中,沈铁梅自唱自击板,演员、鼓师合一,

情绪、节奏、行腔、表演高度和谐统一的演唱形式让西方观众耳目一新。荷兰各大主流媒体纷纷发表评论,称郭文景创造性地将中国戏曲声腔融入歌剧音乐的新歌剧“极有吸引力,风格十分典雅”,评价该剧“是一部杰出的作品”。

此版《凤仪亭》由曾获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的加拿大戏剧、电影导演Atom Egoyan执导,国家京剧院小生演员江其虎在剧中与沈铁梅搭档饰演吕布。据沈铁梅介绍,该版《凤仪亭》运用了许多声光手段来呈现舞台,灯光布景和服装将时尚与古雅融为一体,两位戏曲演员的声腔和表演配上西方乐队的演奏,向观众讲述了一个古老幽深的三国故事,让观众在得到听觉享受的同时,欣赏到一出中西文化完美融合的、古典又前卫的演出。这个全新制作的版本,将于7月在纽约的林肯艺术节上演出8场。

(晓赵)

清唱剧《汤若望》讲述中德文化交流使者的传奇故事

中国,并在数学、医学、建筑、机械制造与哲学领域,将西方近代先进科学技术和学识输入中国。清唱剧《汤若望》分为五个乐章及序曲、终曲,以历史叙事为脉络,在赞美诗风格中,展现了汤若望为中德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该剧由剧作家、利玛窦与汤若望的研究学者阮振铭作词,吴晓云作曲;意大利籍华人吕嘉担任指挥;大连艺术学院150名师生组成的混声合唱团担任合唱。(任晶晶)

由中国美协艺委会主办的《墨彩心象》——王辅民、王新伦、郭东健、赵星、王万成、张永卫东、周一新、龚涛、张培生水墨人物画作品展6月5日至13日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出作品100余幅。此次参展画家均为当代知名画家、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2010届高研班的学员。

据悉,中国国家画院人物画高研班冯远工作室学期两年,由导师采取双向选择的方式,形成了由10位学员组成的创作研修集体。学员都是来自学院和画院的创作骨干力量,在各地和全国具有相当的实力和影响。冯远要求通过以创作带基础训练的方法寻找各自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加强造型形式研究和笔墨技艺的练习。并通过写生观摩和命题创作讲评,着重解决好从生活到创作的关系,探索写实、写意人物画造型的规律特点,拓展水墨技法的表现空间和表现手法,争取在强化人物画创作的视觉形式研究和提升作品的中国艺术精神品格方面有所成果。

学习期间,他们去山东临朐、甘肃甘南、广东江门写生采风,并参与举办了“第八回东方美术家交流展”,取得了较大的收获。(任晶晶)



拉苏尔组画之一(纸本工笔) 龚涛作